

往事悠悠

票证时代

□王元奎

计划经济时代的全国通用粮票、山东省粮票、布票、市镇粮油供应证、鲜蛋供应证、液化气供应证等票证，我至今还完整保存着，它们记载了一段难忘的“票证时代”的历史。

在商品匮乏的“票证时代”，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镇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按人口定量供应、计划发行专用购买凭证，中国票证的范围之广、品种之全、数量之大世界罕见，那时的人们视票证为“命根子”，生活中如果缺少票证，日子都没法过，没有票证，寸步难行。

粮证是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和国家公务人员按计划购买国家供给的商品粮的凭证，他们的户口就是非农业户口。工农、城乡差别十分悬殊的时代，能拥有一本粮证，对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真是一个艰难的奢望，谁家能走出个吃商品粮的人，左邻右舍会羡慕不已。农民手中的粮票是当遇到困难，需大队开出证明用瓜干、小麦到粮所兑换的，最多换5斤，我父亲曾拿着鸡蛋过海去青岛换粮票使用。

某个中秋节前，父母意欲买斤油条改善一下生活。于是，我约上一个伙伴，坐公交车去辛安公社供销社饭店买油条。买油条的人很多，我排队发到的序号是6，当叫到6号的时候，我急步上前，售货员看过以后，说“你是9号”，我无言只有默认，心想这是为啥？售货员把我拿到的号码一倒，我才恍然大悟：6倒过来就是9！最终，我用6两粮票花6角钱买了1斤油条，已垂涎三尺的我迫不及待地吃上一股。瞬间，油润心田，味蕾得到大满足！当时，上午、下午各有两班公交车往返，我坐下午的第一班回家，当天的午饭自然就是油条了。虽然我努力控制着饥饿与嘴馋，到家后油条仍所剩无几。

1981年，我如愿考入青岛师范学校，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虽还没有个人粮证，但已经是吃国家粮的人了——每月有35斤粮（学校给30斤饭票、5斤全国通用粮票），18元菜票，还有2元助学金。我规划好每天早晨3两馒头、中午4两、晚饭3两，每月就可节约下来5斤粮票，寒暑假带上粮票和学校开的证明，去粮所买面粉。暑假少

买点，留到寒假多买点好回家过年。记得当时面粉的供应价是每斤0.178元，每当我与父亲用自行车载着百余斤白面回家时，邻居见了无不羡慕。

参加工作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粮证。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钱款、票证缺一不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贵重物品如结婚用品“三转一扭”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以及八十年代的结婚“三大件”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更是一票难求，望眼欲穿。

1993年，粮票正式谢幕。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布票、粮证及其他票证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进入博物馆。世事沧桑，岁月巨变，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票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限制了人们的生活，但保障了物资的供求平衡，使国民经济度过了困难时期，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却记载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轨迹，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商品琳琅满目，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终将实现。

琅琊放歌

此间明月

□麦笛

月光晕染江南
清泉从历史的歌管中汨汨流淌
诗句玲珑成清瘦的音阶
每一级都能听见昔人的吟唱
饮者在幽谷中放歌
游子在客船上邀月
把母亲满头青丝漂成白雪的
又是哪一夜无尽的思念或黯然神伤
今夜我的手指掬不住流水
就像那个江心独醉的孤客
同样也留不住那晚最美的月亮
他衣袖轻挥 带走了盛唐最高绝的气韵
只见断岸千尺 只余粼粼波光

月华峭拔塞北
每一段坚硬的城墙都落满清霜
有人在静默的长河边饮马
却回首遥望烽火台上尘封的蛛网
黄沙隐没了壮士锈蚀的长矛
却隔不断羌笛幽怨胡笳凄伤
鸟蓝的天幕下玉兔东升
有人对月摇曳干枯的酒囊
有一滴晶莹落下
如冰般寒冷刺骨 如泪般热辣滚烫
谁枯坐荒野拥紧汉节
于烽烟尽处梦回故乡
但闻小桥流水 又见紫燕绕梁

月色涌动海洋
那鸟篷随着潮水摇摇晃晃
我看得见无数的背影和流光
是的 我曾与先贤共浴这浮动的月色
他们却从未目睹今时的繁华与芬芳
五千年黄土横亘万里
血脉中早已布满那份不屈和倔强
我从那残缺的城砖上一页页历数悲欢
谁曾在那烈火焚烧的园林边潸然泪下
谁曾在那如磐的夜色中追寻赤旗的光芒
是的 古人从未体验过如此安宁的月色
这盛世如你所愿
和平和富足正绵延960万平方公里

听听那冷雨

□赵婷婷

听听那冷雨
雨点带着灰色的足迹 丁零当啷
在红的青的瓦片上
演奏一首清凉的曲子
听听那冷雨
雨水透进不眠人的心田 淅淅沥沥
满盈了清寂与凉
一点点浇熄燃烧的火焰
听听那冷雨
雨珠翻滚着涌进旅人的梦 窸窣窸窣
穿过记忆的草丛 惊扰了蛰伏的乡思

水洗了石板制的小桥
聚了芋叶心的水银窝
湿了鞋帮子上的泥壤
还有芋叶梗抹在衣服上
洗不掉的汁液

小河里的水翻滚着黄色的波涛
向东汇入大河 大河滔滔向南去
河岸的野葡萄正熟得红紫
我竟然没有摘一把按进嘴里
把童年与河水的滋味收藏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一棵绿萝

□袁艺

傍晚，不经意间我看了一眼在客厅阳台上的绿萝，夕阳洒在它的身上，我不禁看出了神。

绿萝的叶子碧绿肥厚，整盆叶子的上部比较稀疏，慵懒地往外伸展；下面的叶子则密集地向上生长。这些圆润又饱满的叶子都是由一根根的茎挑着，那些茎又细又长，让我感觉它们柔弱不堪，好像轻轻一弯，就会因承受不住外力而断成两半。但是，当我伸手去拉一下的时候，我愣住了——它们的茎是那么柔韧，怎么用力都不会被拽断！

我再细细看，发现一根根细茎上每隔一小段都会有一个小凸起，这些凸起只要有机会就会牢牢吸在花架上。妈妈告诉我，这些小东西叫“气生根”，要是把它们折断了，栽到土里或者插到水中，就会从这小凸起处再长出新根。我抚摸着那些圆润的叶子，被这强大的生命力所震撼！

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草木有所托，岁寒尚不移。”这两句诗写出了绿萝在松柏的衬托下虽不是那么挺拔，但生命力顽强，可谓弱却坚韧。这让我明白了不能受到一点打击就灰心丧气，应该更加坚强，积蓄力量，向阳而生！

一阵冷风吹过，我才发现太阳已经落山了，夕阳的余晖洒满阳台。这光芒洒在绿萝上，照红了它，也洒在了我的心上，映红了我！

我踏着光走回了房间。

人间烟火

关于花生的记忆

□徐小叶

中秋节前后，是北方收获花生的季节。花生，是我们当地婚礼上的必备品。由于它里面的果仁有多子多福、长寿健康的寓意，所以老一辈赋予它一个吉祥如意名字：长生果，也叫“果子”。

老家七姑岭上的那块麦地，不只是老父亲的麦地，也是娘每年都要留出来一块种花生的花生地。

每到收花生时，娘就会把准备好的干粮装在提篮里，盖上包袱，再把装满水的大铁壶绑在小推车上，然后背起还在酣睡中的我，和父亲一起推着小车，“吱吱扭扭”地就上岭了。我趴在娘的背上，听见娘的呼吸虽有些许气吁，脚步却踏实有力。

到了花生地里，父亲用镢头一棵棵地刨出花生，娘跟在后面一棵棵把它们从地里拔出来，轻轻抖落花生壳上的泥土，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将它们整齐地码好。码的时候花生秆儿朝下、花生向阳，以便于晾晒。

去土后的花生，一垄垄整齐地摆在地里，一颗颗白白胖胖的果实，像一个个顽皮的孩子，在父亲和娘满背的汗水和晨雾中跳跃。

花生刨完后，就是摘花生。娘把一垄垄的花生收拢成一小堆，然后围成一个圈，再去地头搬来一块大石头，抱起一把花生朝石头摔打三五下，花生和秧就干干净净地分离了。这时的我，会在花生地里跑到处扑蚂蚱，常常是蚂蚱一只没扑到，自己却成了一个“小土人”。正在摘花生的娘和父亲，看到满身满脸都是泥土的我，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

刨花生最费力最麻烦的一个环节就是“倒”花生。由于花生成熟后，会自然脱落，若拖的时间久了，容易烂在地

下。因此，花生刨完后，需要用小抓钩把地一行行地翻个底朝天，翻找落在土里的花生。娘“倒”花生很少用抓钩，都是一边抖撒花生，一边用双手挨着一遍又一遍地拨土。娘说，好不容易种点粮食，落下个果子心疼。

在那个苦涩贫瘠的年代，由于害怕花生丢失，晚上家人会在地里过夜。

记得那个中秋节晚上，我跟着娘在父亲用塑料薄膜撑起的一个小棚子里看花生。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的太阳拖着疲惫的身子收起耀眼的光芒。秋天的夜晚空气很新鲜，我躺在娘摘完的花生秧上，枕在娘的腿上，望着慢慢升起的明月，“一二三四五”地掰着手指数星星，听着娘讲“牛郎会织女”“嫦娥奔月”的故事，慢慢地进入梦乡……

不知不觉又到一年中秋，听着电话里娘说在坡里“倒”花生的话语，我的心里不觉一阵酸楚。

几年之前，早就劝七十多岁的娘和父亲不要再跑七姑岭种地了，可娘和父亲总是割舍不下那块地。也许那块地对于娘和父亲来说，已不单单是一块地，更是他们那辈人心灵的寄托与归宿。

